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六

餘姚黄宗羲編

哀文四

祭王文恪公文 陸粲

嗚呼粲生垂髫始誦公文越十五年乃登公門公本天人游戲域中諸所紛麗莫嬰其衷而獨愛才饑渴飲食間人有能若自已出顧我譾劣辱公之知待以國士千載是期公於斯道篤學躬行不立門户渾然天成發為

文章金聲玉色晚益臻妙居然古則刋落華繁獨造本原取材左漢規摹王韓豈無名家斂衽退慴愚不自量跪獻所業誦而首肯俛為指評曰此不怠莫之與京文貴意勝辭乃其枝苟辭而已夫人能為再拜斯言廓若發矇佩服終身用之無窮六籍之餘九流百氏浩如烟溟不見津涘公鉤其玄發矢破的考古辨疑忘食與息我效其愚公曰起予不蹈故常爾見卓殊故事舊章朝野罕習傳聞異辭譌舛踵襲公核其實引繩貫珠纂勒

成編淡墨細書我獻所聞公曰有徵士貴識務不惟專經退則語人此我輩徒加以數年吾且避諸壬午之冬乞銘先君衰經拜稽太湖之濆公聞其來喜動眉宇山亭篝燈從容欵語吾得子晚實獲我心斯文之傳非子誰任在昔昌黎殷勤籍湜我非其人敢忘公德公曰子來無渝斯誼申之婚姻用篤世契爰以弱息字公元孫我辭非耦公命實敦聞公屬疾往候榻前猶為申眉諄諄誨言日傒康寧杖屨隨逐木壞山頹百身何贖見諸夢寐音容宛然覺而

失之中夜涕漣巍巍我公豈其云忘將乘風雲陟降此堂公來此堂若聞我辭我辭有窮而痛無涯嗚呼哀哉

祭李立卿　吳時來

維嘉靖某年月日寄人仙居吳時來聞雲間立卿李子卒於南寧之旅舍心怖神駭為西向而哭之將拔履修弔一日歸櫬過横州乃備牲醴拜立卿之靈而寫以兹詞曰嗚呼立卿遽卒於兹地也耶東吳西粵雲隅萬里誰為而至此而卒此遊魂耶余何忍而視立卿之歸耶

余初與原漢赴謫鄉也立卿以婣連原漢接見於濟上聯舟至吳門謂當與立卿别乃立卿不忍别從而經錢塘踰姑篾歷豫章入螺江度荼陵窺衡湘遵零陵陟桂林吾與原漢有山水之僻所至無一巖穴不沉吟其上立卿亦無一巖穴不挈策以從立卿在南寧凡三載雖原漢知命善處窮然使内無嗟吹之音外無離索之迹者立卿不為無助余每及秋訪南寧見立卿必勸立卿學立卿正向學稍稍遠大自期而今已矣嗚呼升之太

發轉戚為讐白首按劍自古已然若立卿豈易道耶余三人獲罪於天已則執之乃累其親朋至是極也子儀殞乃塴於茶陵余哭外舅尹翁於潯州而原漢又立卿之變也豈其親故所遭亦同耶嗚呼天何意哉將後之卹患敦義者懼哉我告立卿毋以他鄉為悲今原漢與汝兄姊殯爾形歸汝喪將返葬汝不在九峰之山則在三泖之濆固汝昔日所遨遊躑躅於其間者雖不得終於故土猶得葬故土也庶收爾魂遵舊路以回旋毋復

放浪於林菁荒僻之墟為山魈所窺昔盧遵從柳子厚之柳州逮死不悔蔡元定竄死道州而已無愠丈夫志業豈必身為之其所必致則一而已嗚呼立卿更奚恨尚享

祭吳子道文 沈思孝

維歲甲午季秋三日從燕中聞吳子道先生之訃友人沈思孝素服哭於寢門之外用遣一介以絮酒瓣香祭我子道之靈於毘陵里第曰天乎天乎子道死乎胡迅

霆旬磕而不蘇蘇虎豹擇人射影短狐於馬無死死幽憤乎夢耶非耶道路言耶如何息足在吾門耶發書伸紙悲難止矣天乎子道幽憤死矣嗚呼哀哉往當權璫倍本沱厥彛常盈庭巾幗同聲而倡惟余五人子道首盟爰批逆鱗料虎口傍既承天梏簇輿來回被髮覆面色如死灰噴血流沫濺兹六街爭觀填道莫不興哀幸無遄死還寔編伍長為農夫樊棘雜處與人無爭孰是怨府胡鄉里之小兒潛搆陷而賈禍知中要之甘心遂

居之為奇貨非天好生幾成摧墮嗚呼哀哉孰知夫河清可俟氷山終壞小往大來於是乎在天明回矚援沈騰滯予道業既興廟余復歸魂嶺外執手相勞猶疑夢寐於是聖皇圖治旰食宵衣納約講帷扶陽而飛以為流唐漂虞回掌見之豈訣風之復振更抗疏而是非勢臣齮齕衆簧萋菲授簪神武謝病言歸若其休神家衖不遷不憂閉門静居交謝凡流固齟齬之所怒乃歸非而日稠衆毳毁玉積羽沈舟中抑鬱其誰語竟溘死而

不少留嗚呼哀哉翡翠于飛羅其翼貂狐之毛躬之賊
美好禍所棲名譽怨所集始予道為忠義所激固不與
衆爭死而馮生者忌其死及為名教所與固不與衆爭
名而逐臭者忌其名假令予道旅進旅退默處朝廷知
白守黒謂名實實自應驟登阿保横被寵榮備生人之
至樂享喬松之茂齡今則官不過五品年不及下壽痊
貞榦於朽壤摧遠圖於促漏嗚呼哀哉雖然不至者位
名豐其爵不滿者年氣存丘嶽無云不遂含恨入地其

子七兮鵬騫鳳翽堂構克舉善繼而志人誰無死自今伊昔脫中死於權奸庸詎知乎今日生存多所慮長寢萬事畢余獨悲夫同氣相求五人而已汝師塞門仁卿病廢爾瞻擯落余懷進退而子道公論始明且進大位豈期缺隙曾不少待何天之無厚於吾人而與善之徒謂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趙汝師文　沈思孝

嗚呼哀哉汝師夫心不易信之人主而信之乃不能信

之友也身不易托之名教而托之乃不能托之天也其命耶當勢臣挾主專邦之枋遂欲倚盧闕下謀不利於朝家幾於三綱淪矣汝師為社稷計幾先謀將然不惜出死斷亡偕余四人者言焉即掠辱之屏廢之不啻甘苦如薺亦信夫臣義當爾矣比炎炎者滅上卒以汝師先入之可信而劃其類於地上戮其骨於地下為人臣將而必誅者戒於是反玦以環登之清塗而成均曲禮題才秉鑑者先後數年不惟一啓其心納牖明主至二

三知交莫不切切然相摩以信忠之以言滯則援之後
則讓之若慮其事君不已若名位不已先也如此亦可
語德友矣顧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不知正言情忠適足
為來害相報而已及一旦得志則凡求盈願於汝師者
惟寐忘之由是小夫趣指以為健士居中不便於相國
乃生之言而有集誹之勝是矣然上豈信於前而疑於
後歟亦無奈股肱意何耳而海內視之則以名相猜以
位相軋陰中於忠之讓之之人若觀火也以故毀愈至

而名愈高身愈窮而志愈違雖有勢辱已多義榮衆煦或可漂山而於汝師曾不足損其魁父之丘胡天不慭遺一老而遽云泰山其頹也豈造物者固將息之以死乎抑適去者命乎不然則忠之於君臣交之於朋友均之乎自天出也而汝師以一身綰焉以防其墜所謂與天為徒者而獨靳之年耶大抵汝師心非不能信之友異類者難以氣求身非不能托之天冥漠者難以理測耳若世論謂汝師之忠且才竟不能援立以究其用為

恨是又指腐鼠之未嘗為鳳凰食者也且一時相者多矣或貽憂於國家或開罪於名教雖幸登年以載其毒將不壽於朝生寧若汝師以一朝之日一日之人秉千歳之心須千歳之士生荷大節死垂大年其所謂信之友而托之天者又在此而不在彼矣庸可以不死之死與忝生之生者較相與不相哉嗟嗟人而其死請死以此汝師亦復何恨而余猶噭噭然若不知命者誠謂人之云亡不免為名教泣數行下耳靈如有知庶幾乎其

或饗之也

祭劉三五先生文　鄧元錫

稽山真承即知即行即慱即約為不二門近哲玄超務新視聽俯視脩學士蔑誠正曰悟真體何脩何為曰造古初何考何稽弘濶勝大滛為異學狂蹶疾顛如瀾赴壑猗歟我公獨得其正蚤及師門容勿印証烱然者天湛其内存純粹以精何欲得淪瞬存息養知乃不昧庶幾夙夜以無祇悔虔臺夜雪稽山晨鐘迄於白首高朗

令終亦綰銀章芒碭作牧愫怛忠誠海涵養育精神折衝黄河遠徙膏澤淪沃癃瘵咸起乍登蘭臺虎豹當關引疾叩蹠貞孤不利引允如飴肥遯接淅𨅍其不污龍蟠鴻翼既懸我車亦來我徒絃歌紬繹樂亦在乎稽山之學偏於海宇亶惟安成克光厥緒賢哲如林萃聚一堂巽與咸受沉默以將二三同志清齋對榻惟扣斯鳴春容鏜鞳隆慶初元屢詔賜環引年自委丘壑盤桓時語時默時行時止展其不愆聖門之軌暨於晚歲道行

德刑群望冥孚衆允質成貴賤小大童耆愚智奔走及
門操几撰屨山頽梁壊家弔巷哭公祠專祠俎豆尸祝
元錫末學年德曼遼徹原清晝雲霞連霄翁實降悒剖
心相信接遇綦隆恩禮莫並平生論撰咸委校讐汰擇
環璧磨礲琳璆片言洛疑應手輒改我投涓滴公本滄
海雲霞有約十年再酬骨肉孚契心髓綢繆自惟終生
見知見許豈無他人莫與公伍閒公云亡流涕屢日為
位慟哭廢寢廢食方在草土有蠶撫棺宿草幾青寄此

沈瀾

祭師泉劉先生文 鄧元錫

悲大道之洵夷兮鑿牖戸以專門主一説以自覆兮莽求尚乎前薪惟稽山之良知兮秉畠日以耀明何萬象之弗察兮云一九之混成傷近學之猖披兮羌凴心以自聖情萬變何可莶兮從滯滛而離正曰天機終蔑修學兮將嗜欲之放競走狂途以疾顛兮猶藉口於頓逕翁始悟詎不焯爍兮曰滿地其南金哀衆憒而作鐵使

兮孰聆乎無為之妙音衆屬目而蚩眙兮忽稱心而自
悼紛遐覽以失度兮孰迷行而蚤造正明目以内觀兮
何纖翳之得留既精精而粗粗兮井源源而流流性太
虛而惟一兮命有賾其吹萬不研精以修命兮何性命
之得盻匪全力以遂詣兮孰親乎知之為良譬晉明之
出地兮乃焜耀其耿光衆群訾以失宗兮翁自知其不
迕考作室而我堂搆兮固師明之所許謇識力之不慭
兮老矻矻其猶壯攄易緼以鑿混沌兮超群罔其獨上

斂三才於一掬兮析千古於毫芒畜儨天以既亨兮浴咸池之耿光登天壽以平格兮卓師門之焜耀信自道而自成兮任群蒙之誹誚令秉箕而長往兮邈鯤化而莫攀哀我人之失貲兮孰啟鑰而抽關慨百年三繼見兮感敦琢其獨契比復真之再造兮荷奬掖之彌至悼千里之為遐兮奠椒醑以何從緘斯文以寫哀兮靈沈洋其來降尚饗

祭羅近溪先生文　鄧元錫

自東越之學興指獨知為良即良知為聖使人一洗其支離眩鶩之習內求諸心可謂尤切固者為之惑心在內以人見之知為知以耿耿之小明為明而不通於本蓋二三傳而失者益遠至先生實始悟人為仁悟同人為為仁以良知為覺以三界一心為大覺指恕之端即舒鴈舒鳬同群樂生皆歸於仁體指仁之天即旅行羣宿訢訢依依並暢其本心論赤子之心則胎婗乍分初與母離即哇哇一啼直明其不忍論未發之中則喜怒

哀樂未有交接即平懷一種深信其泯然於是標孝弟
慈之真心貫通乎家國天下謂仁淵浩爲在我和光於
日用人倫此先生之學所以爲獨見其大不離於宗者
也彼及門之徒即心自信信心自足或乃流於猖狂自
恣甘於隨俗習汚者固爲滯其言筌而離迷於本况世
之人即江海之混混而疑其深廣即形影之妍媸而訾
其鑒照者又豈足與於先生之真哉元錫未冠及先師
先友從先生游四十一年於兹矣自最初發心謂同向

方招徠引翼業蓺植之為町畦中之孫荃迨大圓鏡智現諸影像彼是歷然終并包之為藥籠中之薑桂薟先生所以造元錫者時其煦嫗時其押闔欲羅之於範圍在元錫之所以事先生者時同所同時異所異以自輔於助我迨於今夏過余衡門晏晏晤言曰惟心源君言及此予心釋然指乾坤之二體為兩曜之高懸一飯三遺起坐留連而何悟中宵綢繆之語即終生永訣之談也耶霏雪冥郊走哭一奠絮酒隻雞有淚如霰尚饗

哀畫眉辭 并序

王世懋

友人俞仲蔚有鳥曰畫眉畜之廿載竟以老死籠中斯亦禽理之異致物情之永終已詳夫詞人之賦鸚䳍鷦鷯舞鶴之倫皆托物以喻情非夫情生於物者也若兹禽之依人以周旋而見憐方之人理同於久要益仲蔚悼亡之作厥亦有鍾情之實焉余乃哀而和之辭曰

惟越禽之翾利兮擇深林而知止懷好音以長鳴兮理

脩眉而自喜始尋聲以蒙縶兮終緣巧而被齒匪林莽之無思兮翳主恩之足恃爾乃籠以朱檻被以翠幬峰奇石而介嶺盎清泉而漱流苟飲啄之惟時雖摧翮其何尤感鴻恩之優渥忘鷃質之微眇既騁辯以載睨亦安居而思擾寄身樊籠之內抗聲雲霄之表竭音容以進御罹寒暑而忘老嗟奇質之易凋獨何德而久處雖經玩於耳目難終假其毛羽尾脩脩而就頹聲啾啾以含楚猶翕翼以向人似懷德而辭主驚絕響兮雕籠覽

遺挂兮在壁初悵怳兮若聞既杳冥兮自失悵詩腸之獨在兮凴鼓吹而誰即傷眉嫵之不作兮望遠山而無色嗟乎夫臣委身而蒙遇鳥依人而被憐養無譏於在梁寵無累於乘軒盡筋力於垂老委命運於終天吾將以方螓蛉而不足亦寧與蟪蛄而並年

祭南京禮部尚書孫季泉先生文 何良俊

古人有言曰士為知己死又曰感恩則有之知己則未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古人所以拳拳於

此者何哉葢亦感知已之盈前痛知已之難遇也其爰自束髮誦法孔孟然屢不售於有司遂歸卧海上閉門却掃惟托交於古人不求知於當世如是者三十年癸丑春始以常調謁選於天官時先生為天官侍郎良俊素無根柢之容於左右先生識其文於衆人之中以為此子能為史漢文至口誦其句於公卿間及丁巳秋先生擢大宗伯而南良俊時去官客南都以所業為贄先生見其文以為絶類王槐野夫槐野先生嘗署留院良

俊經事之其人氣葢一世心雄萬夫文章自康李以來罕見其匹實百代之選也然世猶言其持論太高若良俊僅守章句纖嗇委瑣其視槐野特么麽耳先生欲長其聲價乃過為此語雖浮於實然士大夫亦稍稍以良俊頗能為語言者又良俊自少好讀史傳欲攷見古今成敗之故及魯仲連酈食其輩倜儻之籌畫故光禄卿前大周趙先生今沃洲吕先生引與論事常至日晏頗采其言以為可試於用今頭顱種種皮骨僅存知無所

施但自廢於聲樂杯酒之間非故欲爾正自不得不爾先生不以為狂而棄之正以知其非本懷也先生卧病甞經歲謝客獨良俊往輒呼至便坐與語良俊恐坐久勞神數起求退先生曰古人言病中與相知共語勝於服藥數日不見得一談殊快不苦也故未草前數日猶在榻前商較文藝移晷始出然則世之知良俊孰有如先生者哉先生尊公忠義貫日月先生德業彌宇宙諸子聲望著朝野故先生之病人有為先生憂者以為家

世太盛也良俊曰不然夫古之觀人稱器宇以其大而能受也今先生如萬斛之舟所載未及其半且人富貴之後但加摧殘更無培養今先生日斂其華而壅其根庸何慮乎然竟以不起豈先生為天地元氣造化恐其太洩乃一翕而聚之耶及先生既沒人有惜先生不至上壽者良俊曰世之壽孰有如先生者人謂顔子夭不然夫當春秋時天王之宰與列國之卿相何限今史冊所載者幾人蓋今日死而明日聲光隨滅若顔子則至

今在也今先生有高世之行可以垂世者數十先生感忠烈公之事每遇誕辰輒閉閤卧不舉子弟之觴太夫人年近百歲先生色養如嬰兒先生事其兄伯泉甚恭官至卿貳猶侍坐若侍嚴父先生位登八座猶躬素士之節不畜姬侍不近聲樂不治垣屋計其産與忠烈公時不加尺寸先生處官勤慎雖毫髪不敢忽先生仁而愛人其接人無貴賤大小而必以禮先生文章高一世然人有一字之善必加奬勸常為推轂先生平居人未

嘗見其喜愠之色先生尤不喜聞人過客有道人短長者輒不應亂以他語夫人有一於此猶稱賢士况兼此數者即謂之髙世之行非耶由是言之則先生文章在石室功業在太常恵澤在人心詩歌在里巷傳播雖至百世猶不朽也今之仕宦沾沾自喜苟得轉一階即自矜眩者縱位至卿相筭及百歲其壽孰與先生多獨沃洲先生曰李泉公仁人愛士但不曽任事一行其志為可惜且是盖深知先生者良儁感知已之遇况當永訣

豈敢過為飾言以取欺謾之罪故直披胷臆所謂亡者有知使言者不愧惟先生在天之靈其昭鑒之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八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録監生臣黄奕遐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七

餘姚黄宗羲編

哀文五

祭丁健文　瞿汝稷

歳在柔兆予遇吾子于青鴛之宫時予羈旅廓落世之目予無異巻蓬方與老衲晏坐論空而吾子適擁騶來從予盤旋欲避老衲謂予此今之少文遺民益深入吾宗耳聞其風當千里命駕尚何疑乎適逢及面則目接

心通矢口所談莫牾于中既而金沙于中甫亦一見深契三人者游于長安之市悦乎其無係聱乎其不可制秉燭相對恒盡漏忌寐鸚林鷺池之苑猨江龍窟之地青目交眉之名宿潞腸易首之開士時與窮五行之源索十通之柢予之所詰子無不至子之所同予未始異而子最嚴于好惡介于義利服勤王事搰搰盡瘁劚壺旁之玉女繳宫鄰之金虎阽危亡而不惜指萇胥而拾武息陰避于曲木秣駒擇于蘅渚寧佩芳而顑頷恥歠

醻以容與而又樂人之善惟懼弗副規人之過惟恐弗
悟古稱郭有道為善誘吾子當齊駕而並御也予嘗試
語之曰子既棲志禪寂而猶黌璧儀刑將無未復是非
之劓尚負仁義之黥耶子笑曰知形之未嘗形者斯生
生而無生矣萬善詎云有作大定寧是沈冥哉苟離事
而歎寂是羊鹿之權乘自吾觀之禮干無異於忍鎧義
櫓無異於戒瓶井榦麗譙吾之塚間林下九市五陵吾
之慧室覺城子與吾同道遥於此域久矣胡此日而復

吾徵耶于是相視而笑元規之塵為之一清乃衆枉矯直孤忠靡白子操愈峻羣猜愈積豈昧諤諤來怨之的豈昧多偶可以燕息志之所存九死弗易先君後身困而彌適庚寅之秋虜窺凉陲詔出雲中馳驅視師子憂軍興少府弗支覃精而籌牢纖絡微白簡所刺塞之窮竒其人葢狎列壓以為譎連諸渠而相維嘯呼夔魈竊化太儀彼叢蠱而滋固子殫忠而以危子之玆行我送于圻子謂吾子疇識前期子之來歸子寧在玆子亦依

依不忍我違及子迈旆舉酒相屬夷猶觴詠庶幾濠濮
壬辰九月予徙南服瑶華之遺每勤鴈足憂世遐思亹
亹牋牘鑿枘日殊聲華日馥孰謂神羊肯替厥角論列
諤諤六符蜷蜴兹歲孟陬聞靈有隕珠之傷累章上陳
乞歸柴桑未幾而得吾子矯首而北睇日夰覲夫耿光
約既久而弗踐徒忡忡以迴腸仲秋之末中甫忽走札
眂予稱見吾子于江都疾勢靡留和緩莫圖病中惓惓
惟吾二人是需予聞悲愕不遑脂車匍匐見子則精華

已竭䰟氣欲徂予問子定力何以心亦何所懸乎曰吾反吾真奚懸吾神既而中甫泣問之垂絶嫂夫人號而問之卒無異陳資斧如洗蕭然甑塵治木營歛悉自中甫夫兄弟九列廿年垂組赤貧若此砥節良苦矣懷忠不達烝嘗莫主身没羈旅所遘鉏鋙矣自世人言之葢有不勝其悲而吾子泊然儵然一無所縻非向吾與子抵掌而談者寔有所窺孰能涉生死而無變閲萬有其若遺哉是知吾子雖棲皇百致而實無為也雖奄然形

謝而實靡虧也凡五帝之所爭三王之所馳鬭吾子之目直渤澥一漚之盛衰耳吾子置渤澥於骭之一毛又何於一漚而規規耶提挈斡維游於無涯彼滿志於一漚而恣睢豈與之相雄雌哉其相摩相刃適足以瑩子之德輝亦何能措其刃若靡耶乃今而後吾與子目接心通於招提者其有稽矣彼糾纆於形骸之末又何以知之吾絜酒而告子亮欣欣而格思

祭趙汝師宗伯文　瞿汝稷

繄殷高之神明兮卒放棄夫孝已賢不諒於所生兮矧
悠悠之足恃嗟夫子之嶕嶢兮崒薄雲以隆起行不周
於今之人兮卒侘傺以沒世忳憯結以汍瀾兮吾何為
而聞是方子履之多屯兮魋雀睨予而期括荃眷眷以
掩翼兮出百危而不死及余游于燕市兮悲夫子之道
窮阽沒人之文身兮而感繡其華蟲物我邈其殊尚兮
詎余美之云從豈不知易初之婾樂兮曰吾有畏于皇
穹也寧謇謇而菹醢兮恥靡靡以從容也涉九死吾其

無悔兮拾龍梅之餘蹤穆合堂而同席兮耿相劘以爲忠進鉏鋙以離尤兮泊就遷于南國析白榆于雲阜兮搴平露于靈域紛相遺于離居兮願黽勉於令德及復覿于國門兮愕精爽之非昔憂疑積而樊和兮曷比肩于金石事繂纏而總總兮聚未浹而中析荃送予于郊垌兮意繚悷而靡釋予謂夫子其少降兮請無邇于機辟別未遠而厲作兮終然鎩其鸞翼緊荃志之所存兮遠猶畀于高稷何嶮巇之嫉妬兮伏短狐以潛射馳懸

圜云趨罕兮佩朝華云匪晳長儃佪以紆軫兮孤憤死而靡白嗟乎方金虎之哮哮兮搏一世于指掌當袒括而笑歌兮驅中夏于夷壤彼宿儒若聞人兮競蹀躞以相賞荃捐軀以止之兮還彛常于既喪豈喔咿與嚅唲兮可聯軌而同量汲生立于漢廷兮淮南為之寢謀子罕哭介夫而哀兮敵國崁其戈矛嗟夫子之不作兮豈獨軫予之私憂揚哀些之纒綿兮慟凴尸之靡由采正則之畹蘭兮挹汨羅之清流于是薦之先生兮庸著余

不忘先生之嘉猷

祭傅長孺文

瞿汝稷

遡癸巳之仲春予遇吾子于留都時以無旨之旨詔人首稱吾子與德夫維都中之英俊方鱗萃而星鋪或皭白擅曾史之秀或文章吐左馬之腴或契三幡之秘或握兩玄之符吾子與德夫率白眼而容與之曰未證吾骭一毛之太初苟證此初則洙泗與濂洛不得專美于儒而胥驂鸞鶴之侶掌移世界之徒皆順吾指顧隨吾

步趨不然雖各仡仡以終世而卒未入于一如時羣英咸陶鑄于吾子崒望崖而趦趄予一日笑樹指而語吾子凡子之所稱不越吾此一指云目擊而心詣已隔濶于萬里況𨘷𨘷以擬議雖華顛而愈否子瞋目而恫喝云何子之誇謾責時夜于未卵飫梟炙于擬彈予捧腹而嘔噱語吾子其毋誕吾子遂以定莫逆之交是夕互嘯歌以申旦時中州有張孺子者亦于瞬次而游此變幻孺子未幾歸于中州惟德夫與吾子旦暮數以予游

觴詠放言窮討遐搜食于苟簡之田翔于搖蕩之陬推紛膠之析楊出摑拏之拘因棄罷牛之蹣跚乘騏驥之瀏瀏杳蹠有以入無競灼隱以暴幽既德夫以符卿北涉吾子與予交益密予間謂吾子惟往哲之詣此率欽欽而慎密發威儀之三千坦無作而燕逸彼嗣宗之滔蕩寔既華而末既實試以是而稽古孰云三軌之末一吾子謂予勉之期皓首其彌飭涉乙未之孟秋而吾子亦以司勲徵予謂吾子繼兹當相與以神無索于形子

登要樞國賴持衡予有戔素不入子庭烟霞日月孰非我汝何必疏麻效情兒女吾子謂予吾行吾素子牽子絜孰有吾子可滓沮洳為别未久而子之遺書于予者不可指數予不一報而子愈心許令開篋而諸書具在予每見則淚汍瀾而若雨也嗟乎宣尼獻欷于銅鞮蒙莊致慨于郢斤吾子既棄予而反真予藏狂言将曷陳世之愍子者謂子事皆未竟是猶指溟渤于一漚窺蒼于尺鏡未望洋而向若昧登高而測影殊不知吾子

右衽拂于不周左袪挂于扶桑挈陰陽而闔闢超天地而馳驤于何未竟于何不光予所氿瀾于吾子直一時之情傷豈真以予為不可作而予為尚未亡耶自靈輀之南旋方羈守于江黃日雜遝于簿書媿束芻之未將穆東睠以陳辭聊薦忱于玄堂靈昭昭兮我臨美連蜷兮樂康

瘞古誌石文　鄒觀光

去先塋數百武而近工人掘地得古甓焉縱横尺有奇

余拭而讀之則唐人墓誌銘字尚未剥落可讀古色黯然其葬以大中元年十月癸亥其先世皆貴盛三世父子兄弟簪纓相望而獨葬者誌者其姓名蝕不可辨其地則安鳳鄉其人誌稱其聰明仁孝然文甚簡質不作近代諛墓語嗟乎葬者藏也骨肉歸于土無不壞也誌以志之銘以名之庶幾陵谷變遷而名不朽而唐大中距今千有六百年羨門潛閮玉匣珠襦一切無有是誌落他人手供累塊耳張籍詩千金立碑高百尺終作他

人柱下石今既不幸而見發又幸而遘余而又不幸終不能舉其名世之人役役百年之内復規規百年之外敝精竭神以蘄不朽亦何益哉晏平仲所言焚之亦可沈之亦可其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槨亦可其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達哉其言之矣雖然余既已耳而目之矣安知爾之神氣不傅抔土以存哉余命童子瘞之故處而仍以觴酒豆肉為文以告之曰千百年之前貴邪賤邪賢邪愚邪吾不爾知千百年之後存邪滅邪顯邪晦

邪爾不自知又更後此而千百年爾銘無恙邪吾言存邪吾與爾皆不能知而向為爾也者惻怛悲哀而誌之令為爾也者歔欷太息而瘞之是造化小兒之愚吾與爾而吾與爾又不知也悲夫

天目徐公誄 俞允文 并序

公諱中行字子與姓徐氏湖州長興人也舉嘉靖庚戌進士歷刑部主事員外郎出為汀州太守外艱服闋補汝寧被謗貶長蘆鹽運使運判内艱家居遷瑞州府同

知服闋擢湖廣按察僉事雲南布政司參議福建按察副使轉按察使遷江西右布政尋轉左布政春秋六十有二萬歷六年冬十月十三日得暴疾卒於位嗚呼哀哉公自少知名結綬登朝所至遺愛刻石頌德其所友善才彥則陝西按察使濟南李攀龍于鱗南大理卿吳郡王世貞元美福建按察副使廣陵宗臣子相山人臨淄謝榛茂秦與公為五人時謂之五子餘數年子相于鱗茂秦皆先後淪謝而兵部左侍郎歙汪道昆伯玉河

南左參政荆楚吳國倫及元美弟江西按察副使世懋敬美最後入亦謂之五子初元美未嘗與余交顧每稱余五子間以為不可使若人湮沒不起長譽于人間也由是五子者各遣書致慇懃多雕而辱公愛厚尤至餘二十年矣奄忽摧折傷其柰何公之歿也敬美方與公同官遂得經紀其喪定其後嗣元美亦已周護其家為撰神道碑文伯玉銘其墓石謂余宜作誄詞旌之余曰公等皆通顯清譽滿天下其文必能俾子與之遺聲昭

當年而垂後代為不朽矣且子與誠知人而沒世率多賴公等之力若允文衰廢末才又奚能賡大雅以訓其厚德然述近情而極纒綿悽愴之詞非長戚幽居如允文者不能為也輙為哭而誄之其詞曰

穆矣徐公天挺哲人純懿敦大慈惠恭温研幾隱賾博綜典墳發篇藻麗蘭敷蕙芬聲實之隆靡不彰聞爰惟厥初矯翼斯升乃署臬鳩克允克明哀矜折獄衆彌歸誠平反寔多益大厥聲作牧于汀廣寇凴陵日肆侵偪

萬姓震驚公納流竄城門寢扃險備周悉梟風不行簡
稽猋勇要擊武平斬首藍屋餘黨是懲亂繩以理境内
肅清乃羅厥艱尋補汝寧殫精圖治細齊民情隄障決
河革剗煩徵恢崇孝弟甄奬湮淪弘開講堂登進諸生
扶衰拯廢贍死周貧化極中和俗以還淳天貺休瑞郊
出麒麟桂生有蠹人實害能公遂遭貶鹽筴是經遮道
願留攀輪失聲古之遺愛權此為輕逢辰之缺内艱荐
仍茹憂成疚閉絶巖衡沈彩緘發藏輝必呈公于此時

華問載興累遷藩臬楚澤滇雲竭心公朝罔憚劬辛迺建隼旟廉察八閩紀綱條振列辟儀型進陟藩伯保釐豫章吏懷其德民識其方曽不踰歲遽及殘殃哭位夭之柩櫬荒凉寮屬軫動父老增傷含襚致禮賻贈充箱神駕東還川塗感咽楚招幽怨齊挽遥切天不慭遺仁賢殞絶嗚呼哀哉惟公才彦秀越時倫惟公光儀輝映珩珉泛愛博約賓客盈門家雖屢匱公獨自欣鄭莊既遠文舉亦陳其在於公事近猶新玄牀未安素榻隨塵

嗚呼哀哉公昔奉使按部吴鄙枉駕蓬窟許為知己款睠之厚與日積累其後汝寧郡志失紀謬延纂輯遺幣千里具言嵩高二室之美菖蒲九節巨柏千祀倦游潛盤歆其必至值公被播臨發旋止公愈加勤慰藉無已諸所推拔匪終伊始每謀我貧餽遺相繼我之懐慚曾不遐棄綢繆恵好合志同氣如何奄忽頓成異世嗚呼哀哉曩者首夏公還京師契濶既久枉櫂東來元美亦集置酒河湄流連信宿以副渴飢余時規公沈湎奚為

願保精粹黄髪為期公笑緩答行當佩之朅來四書並審安悞忽承訃問驚怛且疑連得後信公果長乖胡疾之亟卒使不治如公仁賢受數則奇晚就榮路大位日躋將闡王略以贊明時命不終泰才不盡施銜恨沒齒吉往凶歸嗚呼哀哉人之相知始終幾何余往狷狹公以寡和若石投水莫覿瀾波追想歡言怳然在目昔之往也談笑華屋今之往也涕淚相續徒有百身痛不可贖余既衰病生日苦促死有遺靈見公亦速死儻無知

永隔冥邈嗚呼哀哉

祭張幼于先生文　俞琬綸

公於先子稱忘形而於綸忘年綸何人哉而逎與忘年亦足以見公之奇公一生奇而死更奇閭里接公之奇狀百出無不怪而笑公言及公之死又無不怪而笑公嗟乎不知公而但見公之狀與公之死烏得不笑何怪乎里人哉然則公之死當唯是風雲帶憤泉石下愴不復可於人間求痛公者乃一日遇東浙人數丁相與集

舟中齒及公之死一人云太白扶風豪士歌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不意為幼于草堂作讖因數人相對垂淚綸以為皆公生平交也而曰曾未獲一識面噫此可見公之為人不當於奇不奇間求矣

祭胡一　俞琬綸

爾一伎家未嘗習禮自幼于死斷棄歌舞視梅梅而言藹藹若居喪然其出至情可知及設祭哭之撫棺擊胸下拜不能起從此遂病即病或不盡從此而當此適病

亦足多也病中忽忽見幼于無所怖懼一日有老媪同幼于及難者促之使去乃翻然而起顧謂夫曰即與汝長别汝勿悲吾得死所矣頃即氣絶嗟乎幼于即才人然才豈爾儕所好載䮾以車馬樂鶡以鐘鼓何大不倫而迺不能忘情幼于若是豈不難哉玉骨寒灰金粉黄土流傳蒨桃死得事冠公亦事屬有無爾搔背不如麻姑灑掃不如玉女乃得與賢者相從於碧山紫烟之間復何憾矣

祭半齒文

俞琬綸

有序

為齒蟲齧去半齒埋之玉園梅花下因摘花祭之泣而告曰三十年苦辛爾嘗之二十年酸味爾嚼之千萬斛愁慘爾嚙而忍之徒有飲聲不識笑口爾固賤骨也賤愈可憐賤莫如馬馬骨猶埋矧爾乎卜花下少人行處埋爾鄰爾以花本覆爾以花瓣沁爾以花露護爾以花神蚓窟為爷蟻穴為堂草雨為芳醪蜂蝶為死友使寒微片骨雖賤能香復懺來生毋墮業軀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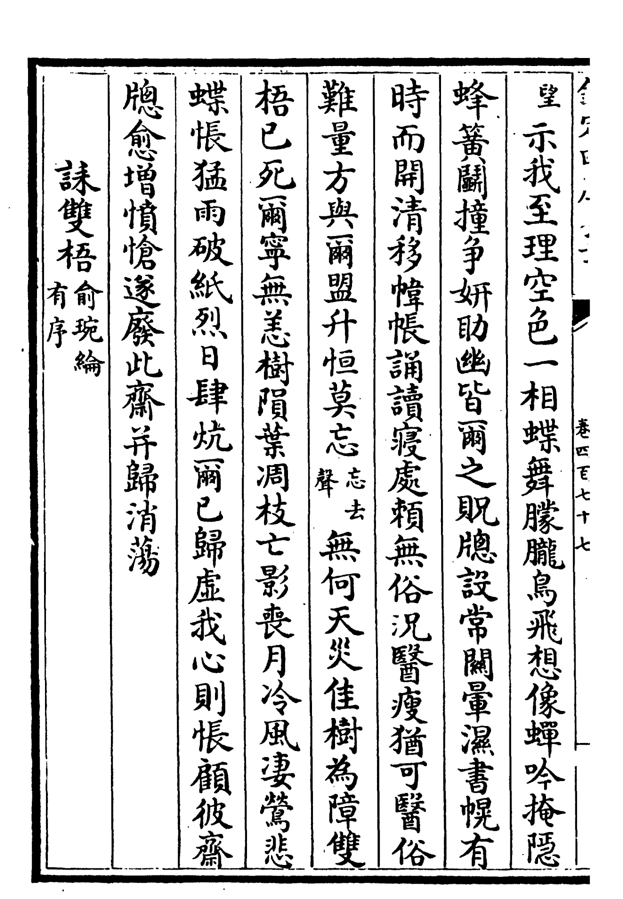
憶維吾生三十有幾此日何日齒落之始毛骨無恙半齒已死人間煙火爾先獲洗言語凶咎爾先謝委舌本滋毒七情所忌半遠舌者俾先脫檝半近舌者墮業未已若有深意徵示衆齒半雖未已方衆則遞零丁搖動旋將繼此誰料一齒痤之二地况本分者是惡足倚

祭桃影 俞琬綸 有序

園南有桃二株左臨小池右傍齋牕牕外即莽蒼四

野間有人跡迺常掩牕日對桃影就桃相影就影鬭牕南齋之勝半在此牕也戊申之水為禍竹木南園雙梧園南二桃相踵而斃予業有文祭雙梧矣桃影之功不減梧葉復有祭桃影文

自我得爾夙暮對向爾亦親我案几依傍分裂酷炎遁引清涼宛弄旖旎拂掃塵障動無風聲因風以颺可瘦可長時偃時仰仰去聲 月高爾低月下爾上愛不可摘畫不可狀妝去迴波送來翻浪伴我孤寂形影相望又低佪相



望示我至理空色一相蝶舞朦朧鳥飛想像蟬吟掩隱蜂簧鬭撞爭妍助幽皆爾之貺牕設常闕暈濕書幌有時而開清移幃帳誦讀寢處頼無俗況醫瘦猶可醫俗難量方與爾盟升恒莫忘（忘去聲）無何天災佳樹為障雙梧已死爾寧無恙樹隕葉凋枝亡影喪月冷風淒鶯悲蝶悵猛雨破紙烈日肆炕爾已歸虛我心則悵顧彼齋牕愈增憤愴遂廢此齋并歸消蕩

誄雙梧（有序）　俞琬綸

南園庭中二椅梧以水死主人某設酒脯祭而別之

春荑秋榦誰諧心契之交樽淚猿腸為報情深之

樹痿猶望起枯不復榮酣酣桃李是豈鳳條㰑㰑松

楸亦非佳種南園既無遺秀東君固有餘思是有誄

文

雙雙椅梧列吾南居兩柯交錯滿庭扶踈人坐其下苦

不開虛每翦其繁翦為薪芻南居多木寧唯爾與然而

唯爾近我坐隅鸜歌蟬吟有功讀書破碎烈日弄風南

徐如是以來二十年餘天災流行江南漆沮天非殃我

我亦受痛天非殺爾爾亦命徂嗟爾前生翦除煩紆煩

紆既去蕭跡亦無良鳥哽咽清風欷歔請無欷歔人世

蘧廬蘧廬同盡豈私吾居吾居復然况爾雙梧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八　　餘姚黄宗羲編

哀文六

祭何老師文　鄭之玄

崇禎辛未十二月二十有一日吾師何少司空鏡山先生終於好德里第明年壬申三月訃至京師門人鄭之玄聞之怔忡皇惑不敢為信既乃素服而哭為文釃酒告於先生之靈曰嗚呼玄嘗有感於蜀人譙周之言昔

孔子七十三揚雄劉向皆七十一吾年過七十必當長逝其意將欲竊比於古人而以遂死為不足嗟也審若爾則反袂之哭何其愴然而山頹木壞何其痛之至於如斯也豈非吾道之衰而斯文之恐墜也耶嗟乎先生其數亦止於此而已先生之學真狂真狷而必以躬行實踐為先不為不欲而尤以忠君憂國為務誠足以動風雷信足以格禽魚是故善者以之勸而不善者以之愧若夫處而無阨窮之色出而無安飽之懷其舉杯落

落浩歌自得者萬物無足以介其胷其著書矻矻白首不輟者千秋不足以圉其志然而顔子簞瓢尚有負郭之三十孔明澹泊亦有遺桑之八百先生庇先人之敝廬餬先人之五畝啜蔬藿食若將終身當其生而無以為奉及其死而無以為斂嗚呼尚忍言哉三代以下人品斯難借如更生殭諫而有鑄金之惑子雲草玄而有投閣之慙是皆不足致慕而譙周之言若彼者先生立身行已毫無間然其生而為聖人之徒則殁而食於聖

人之廡又何疑焉嗚呼玄來髪而游先生之門先生即知其將能奮起於孤生也今頭髪種種矣無以與於先生之道而又捨之去豈不悲哉蘇子瞻之哭歐文忠也曰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鰌䱇而號狐貍陸務觀之哭朱紫陽也曰某有贖百身起九原之思有決長河赴東海之淚玄所以哭先生有如此矣萬里椒漿悲來涕集攬筆嗚咽嗚呼先生維其鑒之

景素于先生誄并序　夏樹芳

萬歴四十三年三月念八日甲戌禮部儀制清吏司郎中景素于公卒嗚呼哀哉公諱孔兼字元時直亮清貞生平旁無嗜好以道義詩書為橐籥以濂洛關閩為正傳姱節振於儀曹雅志堅於園貴居恒挹損門無雜賓居恒所著有四書大指及論易論學前後億語若干卷聖門聞知見知錄道學編正氣編若干卷當官則有江州餘草春曹奏疏若干卷夫朝聞夕沒聖喆所嘉立德建言太上所

重公抗疏歸田二十有餘年而宵旦竭蹶於編摩
忠愛不忘乎廊廟一築一䕶先民是程即擬之素
絲伐檀曷以讓焉公之大父為中丞素齋公父即
鄉進士勵菴公子姓兄弟繼公而起者並得策名
金閨竪鴻名昭亮節後先燿煜盛美並傳公年七
十有八得正而斃歛福箕疇庶幾宇宙之完人矣
公學術甚正而詔人者甚直始見余習法喜則曰
子有洙泗之真詮毋師竺乾既見余習棲真則曰

子有危微之吉要毋覲竅妙盖公一言而所以鍼砭我者良深矣天不憖遺靈光去魯國人哀悼里為罷春君實云亡謹厚尚傳於洛下樂天度世耆英曷表於下邽矧在通家能忘記述江之永矣不可方思何以唁公生芻白駒何以贈終青山素旂遂作誄曰

大涪聳翠長蕩揚波山水於公鍾靈實多遥遥華胄發源東都逮自建康乃徙曲阿甲第蟬連玉葉

金柯晉朝王謝唐室崔盧鳳翥龍翔寔繁有徒公之標質崑山片玉風幹挺然踈眉秀目鳴皋之鶴摩空之鶚一段淸機脩脩邁族壯歳登朝㴽行孤獨司李潯江維明讞鞫晉秩容臺寅淸鏡矚大典必稽大禮必復公論手持排奸激濁三王並封國本幾揺虎豹當關鬗鬗詠謡抗疏九閽奔霆震霄豪傑同心左挈右挹旋定皇儲絶彼惛啜時俗嶮巇蛾眉見誚一官放逐單車就道射隼高墉曼聲

長嘯月白風清金沙返棹道則沈淪節則彌耀解組來歸閉門著書力刻偽學期砥真儒痛黜瞿曇尚友程朱口不絶吟手不停披格言名理奉為蓍龜恥效世涂嫚嫚姝姝毋施聲悅毋狃玄虛躬行君子亦既有餘公之生平惢眘取予三十年來氷檗是處最所絶迹權門要地監司守令不遺隻字遺隻字者門生故吏匪曰要之好爵自縻正學既廢儒術久湮時有涇陽倡道東林吳越江淮朋從

壼蓍公無寒暑相與提衡開闔啓鑰一稟聖真譎
官郭城積俸數載州守緘齋摽使門外謂此五斗
可妨一介議倡學田生儒有賴溯公一生仗義懷
仁為鄉祭酒為國典刑出扶朝論處篤家倫老而
好學曾無倦勤庶幾衛武無慚伏生勑孚理窟括
据艱卒孝友濃至以詒後昆既饒令子復裕文孫
球琳琅玕璀璨滿庭所憾於公道未大行位不竟
德屈不求伸嗚呼哀哉吾聞神龍潛德首重鴻飛

冥冥道貴勿用矰繳罔加雲游川泳𩕳仰相羊神游氣縱既壽而康大耋將躋胡然一疾忽爾騎箕人命短長萬期須臾何草弗黃何日弗西聞公去來了了不迷存順殁寧生寄死歸獨有同盟搔首踟躇志矩堂堂願學齋虛孰坐春風孰領天倪馬策橫江徒煩叩扉秋水芙蓉聊寫我悲嗚呼哀哉

徐宜人誄 夏樹芳 有序

萬歷四十有七年己未二月十八日壬申誥封宜

人范母徐宜人卒享年六十嗚呼哀哉宜人諱嫒字小淑勾吳長洲人也父輿浦公太僕寺少卿諱泰時祖悟石公尚寶司少卿諱履祥外祖潯陽董公禮部尚書諱份夫家即姑蘇范氏光祿寺少卿中吳公諱惟丕之冢婦而雲南學憲長白公諱允臨之元配也南州高裔東海名家玉葉金枝吸瑤華于上苑靈心慧質濯珠采于蕊宮年甫及笄言歸于范溫凊之暇輒能賦詩上探漢魏六朝下及

唐之初盛靡不擬議成變品隲宮商詞賦淋漓歌行爛熳凡有著作傳之大都昔充容以弱歲擬騷價重小山叢桂采蘋以妙齡作賦名高鳳笛梅花左嬪之歌詠成編孫璚以詩文行世凖之小淑方斯蔑如矣若夫游戲三昧雅好臨池於古之法書碑版臨摹曲至衛夫人善步鍾繇急就之章絶賞劉秦妹工書大令西安之帖堪誇今觀宜人小字蠅頭大字如斗真行並作鐫刻煌煌豈非軼羣之女史冠代之閨秀哉而又貞心雪映雅操

冰清出入無慚乎母師訓誡可媲于班惠昊天不弔奪我賢媛子荆哀逝彌增伉儷之情奉倩悼亡益抱情文之痛好逑頓失良士如何蒼壁齋中若箇焚香繡佛白雲泉上阿誰汲甕栽花茂苑鎩乎翔鸞文園失其孔翠不佞芳與夫君忝同年誼義辱通家淑嫕久欽幽閒夙仰第令徽音不載彤管無徵則萬笏峯頭誰識當年黃絹哉遂誄曰

東南甲秀聿鍾吳會盤礴吐吞扶輿毓瑞上方穹窿靈

巖鄧尉震澤揚波三江襟帶名山大川蜿蜒迤邐鬱鬱
金閶寶婺星輝大貝明璫娛煌誕奇自非世胄誰馮誰
翼不有大賢誰資誰匹於鑠范宗啟自高平甲第蟬聯
簪組雲仍惟德惟賢爾公爾卿施於長白早樹英聲出
亟芙蓉照乘連城鳳凰于飛考詹懿氏乃召龍媒乃修
雁幣南園佳人東吳才子如璜合琮如蘭協芷爰相夫
君經營四方頡之頏之和鳴一堂古稱嘉淑令羨鴻光
大言小言播弄篇章彼才鮑謝此美姬姜夫君宦游敭

歷中外携手同車子佩我戴始列西曹共侍含香樽俎折衝幃幄是襄繼列水曹欽哉亮采疇若予工内則是賴彩雲五色下矚滇南萬里修途並轡同驂文星璀璨憲節高騫金馬碧雞縱意躋攀異士甄收珊瑚木難再游閩海再涉參藩天風海濤盡入詩篇才譽鏗訇真宰所妒何物含沙匪兕匪虎挂冠歸來爰得我所隱彼天平祀我烈祖用葺菟裘偃息樊圃怪石嵯峨靈泉潫洄圖畫天開神仙洞府七十高峰列案錯組萬頃湖波光

搖肺腑平野蒼蒼凭欄一撫誰則齊眉灞陵賢婦前于後偶金石相宣卓筆題詩龍門引泉亦有良朋問字探玄是惟宜人焚枯擊鮮窣窸歌喉葳蕤舞筵絳樹紅梨雜之管絃春光駘蕩景物鮮妍余每過此投轄流連勝遊安在寧不堪憐嗚呼哀哉方慶宜人歷逢花甲漢書未就恩來北闕何期一病二竪告孽廣柳兼程中途遽絶曽謂陽春迅彼列鈌洛浦還珠嫦娥奔月嗚呼哀哉余憫宜人不在詩文貴而能下淑慎且温富而不驕儉素常存唐

風蟋蟀齊后鳴雞肅肅雍雍家人女貞是時寒山尚推趙室考槃有詠玄芝有集吐鋭噓毫人稱雙璧其與宜人一山相隔倡予和汝匪朝伊夕國雅並傳千秋不易道韞尚存令暉先滅嗚呼哀哉神女騎龍為虹為霓若烟非烟慶雲何之寂寞王孫去住誰依瑇瑁梁空海燕孤棲月照流黄霜凄繐帷瑶草不芳傷哉履綦絡緯唫殘歸兮不歸嗚呼哀哉

寒山趙凡夫誄 夏樹芳 并序

天啟五年十月初三日戊寅凡夫趙先生卒嗚呼哀哉

先生逝矣不可作矣瞻彼寒山德音邈矣臺有玄石榭

有青霞漢字秦碑崁屼磨崖至人泬寥吾道非耶昔者

郗超死操筆為誄者四十餘人而超之名益彰言之不

可以無文也如是矧余儻友能忘大招遂遽梧三號而

為文以誄之其詞曰

於戲趙宗帝頊基胄宋室王孫神明濯秀彼美伯京人

倫領袖秉憲明朝清風振後咄咄含玄介特自守衾影

無慚不愧屋漏四異先生佳名不朽逮我凡夫生而顈
齊汗血桃花溓浪不羈槖散千金睥睨有餘晚恨跰跐
翻然讀書磅礴九經撤去筌蹄汎濫百家獨運鑪錘麈
視軒榮雅志澹如一入賢關遂掩紫扉惟孝立身有懷
靡二五世祖塋仔肩葺治氏族宗統表傳世系竭蹶養
親肘𤓰視氣泰山王符父夢徵異頊昇鬘持楊母繼逝
棘人欒欒賣身雪涕破家營葬買山卜地卜地維何寒
山之陽雜沓峰巒蜿蜒重岡萬朶芙蓉掩映玄房公請

苫廬乃裹餱糧挈妻偕隱茲焉允藏曼衍支離四十餘霜鑿石為梁依雲結霤山開五丁書藏二酉灌莽一區金堂小有瀑布高懸長虹挂牖最所得意尤工篆籀獵碣之罘縱橫馳驟玉柱銀鈎劃然天授匪今斯今造化在手翻空摘奇見者狂走乃至博古爛熳長箋亦有字學婆娑悉曇雲下括輿地上絕天官參略十道集史九園逸草稠林翰海無邊鐘鼎遺文屹屹窮年晉代長松道林塔院幾奪斧斤匪公孰捍華林廢剎袈裟一片幾陀

尸陀匪公孰辨法喜一開禪林陡建天際錫飛長空落梵五百支那參方請見趙州一茶雲門一飯説法散花惟公獨擅幽蘭在磵處士名高皎皎白駒孑孑干旄觀察監司室邇人遐余也同心空谷見招湩酪為漿鮭菜為肴異書揚榷閎發天𢾺媛媛姝姝千秋自豪玄言默石曠語干霄土木形骸逍遥燕處小宛齋頭跌蕩志喜春色濃酣萬山罨翠寶馬香車不億其麗才子問奇佳人揭珮有客叩門鶡冠相對枕上泉流谿頭鶴醉人謂

輞川玆園匹儷既有隱侯懐琛孕琦豈乏令人頡之頏之繡口靈心謝韞左妃叶和騷壇前喁後于玄芝考槃歷落相輝鳳鎩九苞文鸞曷棲嗚呼哀哉歲在甲子凉秋訪戴公時小極侵尋不避余視牀頭濕灰見恠既乃霍然良朋永快每謂過此居諸未艾曾未幾何山中歌薤嗚呼哀哉百年誓墓永絶囂塵半生結伴與石為鄰朝斯夕斯攻錯紛紜如龍如虬以寫我真山盡水窮漱出雲根公今蜕化拜石何人野鹿園荒清風尚存嗚呼哀哉四壁青山悠悠

自殉生産茫然置而不問鵩倏蕭疏遯世無悶怛化之期無錢庀櫬生平無長長于好盡公所自言足為心印南陽珠卯是公巨寢竹堂新構誰尋幽韻驛路馳烟山鬼吹燐嗟乎玄晏云亡孝緒既泯高士傳中誰歟傳信嗚呼哀哉

祭甥女瓊章文　沈自徵

維崇禎五年嘉平之月越十日舅氏徵聞汝喪之後再閲月從新安歸始得採芳並為殽以告於甥女葉氏小鸞之靈曰嗚呼春折穠華風摧奇萼珠沈璧碎何慘如

之夢夢彼蒼益難問矣憶昔余與汝母少失慈怙伶仃艱苦余雖繁兄弟然汝外祖母顧恭人所生惟汝母暨余故余猶獨子也余又艱於嗣育汝生六月襁褓而來眉目如畫宛然玉人羣從昆季見者靡不嘖嘖稱羡迨三四歲口授萬首唐人絕句及花間草堂諸詞皆朗然成誦終卷不遺一字余恒食貧雖梨栗不具而愛字有加每寒夜擁絮命汝誦詩若雛鶯弄聲睍睆不止也比甲子冬汝年九歲余以餔糜不給仗劍北走塞上汝姈

不解别若獨汝繞膝牽衣問余幾時歸余黯不能應故余作客遼左馳逐黄沙白草金戈鐵馬之中畧不憶家獨念及汝未嘗不泫然淚下與胡笳聲俱墮也余别去久汝竛不禄汝還歸汝母遂博極琅函廣採彤史皆汝母自授汝手為較閲謝庭咏絮十韻立成汝嘗以二詞相憶及七言絶數首寄余燕臺時止十三歲也其詞見者炙口社友爭録其絶句家中丞季父袖示孫女今皆散失惜哉余既備嘗險阻閲歴人情味同嚼蠟汝母以

顧恭人無嗣泣書相勸不得不復爾繼室辛未始挈家南歸就往看汝潑墨塗鴉之景彷彿在臆比見則汝已長立成人規旋矩折神姿不凡玉秀花明光采耀目余不復能識認因問汝曰尚憶少時同汝姈雪夜乏爐以瓦甓貯火誦毛詩二南否汝應曰憶之因嗚咽失聲終席無一寒暄語但低首掩涕余固知汝慧性之特異於人也嗚呼何意余歸與汝止此一面遂成長别邪汝既許字張氏汝翁方伯公與余京邸受困時患難相與過從靡間洵有道長者

聞汝婿韶秀異才余雖不識面深喜佳兒佳婦他年有半子之托汝母數遣使促余以汝出閤期近宜頻來一看余適有南陽新安之行略無停軌且余私意以兩縉紳締婚余一襞𧼨老布衣刺促其間作呈身丈人余悉弗顧也故知汝母拮据備嫁心力為竭余若為弗聞也者余則忍矣早知若此余何忍遠出不源源看汝僅止此一面已哉余猶自幸有此一面以余千里之遠數年之別及見汝長成之質今尚可永識於懷也余又謂多此一面見汝長成

之質使余苦痛切心不若幼小佩觿時景尚未至牽淚之深也嗚呼痛哉余雖忍心薄汝私計來歲春明汝當歸寧余則掃門迓汝先為汝設館小閣錦茵為汝雙飛之止牙籤芸帙為汝簡閱之用小箋韻葉為汝吟咏之資洞簫静琴為汝閒情之寄投壺玉局為汝酡顏之娛素馨媚蘭為汝弱質之佩汝繼妗與汝年相若不甚癡憨或可共語妗越女燕産近學秦箏將索汝新誦恙為譜之攤髻剪燈定多一番佳話孰意盡付之夢想也邪嗚呼痛哉汝婚期以

十月十六日二十之夕余在新安客邸屈指計汝出閣且已四日喜而不寐偶拈紅葉為題以消永夜忽夢見汝曰吾父詠紅葉惟深閨一律若同靈草芳魂返留伴金泥簇蝶裙之句為佳余詢汝有近稿否汝出望江南數闋示余止記有金鑪曉寒追短夢玉簫聲遠立空廊二語余醒後詳繹語意心甚惡其不祥未幾而家人以汝訃至矣汝之歿在十一日而離魂遠告余耶嗚呼痛哉余腸裂之餘欲呼天而相詰舉世無醫宿瘤之輩咸

得結褵白首何至於汝若不可頃刻少延謂天無情何故鍾此異寶謂天有情何故肆此奇毒即使蚤殤中夭亦未至為大慘獨不先不後摧折於嫁前之五日桃李將華肅雍擬駕鳳吹遽遠兎藥不靈使骨肉心狂姻親魂斷造化之虐何至是歟余冥推沈究而今得其故矣余輩皆學佛人也余以道念不堅復墮塵網汝母為吾家道蘊夙有根器以兒女情多未能灑脫汝父與翁亦素究心禪學凡此眷屬皆所謂無著天親汝正如龎家

靈照視日影而先化以策勵乃公乃媪因緣會合之際其故微矣夫我輩情根纒緜飄没愛海吾佛慈悲正於人情最竒最艶甚深甚戀之處猛下一剪如鋒刀泠體使人痛極方省恨極始淡見此風花泡影明明如是閻羅老子正是老婆心切假使汝闗雎宜家相夫榮貴玉臺香筍品月評花不過如李易安楊夫人以文明一代垂聲來禩已耳汝元從慈珠碧落而來示現一十七年将嫁不嫁完汝蓮花不染之身不惜以身說法蟬脫而

逝度茲有情眷屬則汝之來豈偶然者邪余論及此可以拭淚而笑矣聞汝母於汝臨歿題字於臂囑汝轉生余家為男子以相報嗚呼余自聞汝歿念同灰冷益堅五嶽之心異日者三生石畔吟風鐵笛一笑相逢不昧本來面目一段大事因緣余與汝期之矣弟令余來汝室筆牀硯匣閒掩梁塵繡帔羅襦淒迷蛸網痛明霞之易散哦麗句而如新歲歲春歸徒瞻燕羽年年花發空咏桃夭入抱紫烟未遂聯枝之塚遺奩黄絹誰題幼婦

之碑太上未幾屢情詎免余能已於悲邪嗚呼哀哉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八